

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5

杂譬喻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205

杂譬喻经卷上

失译人名附后汉录

(一)

菩萨度人，譬若巧乳母养子，有四事：一者洗浴使净、二者乳哺令饱、三者卧寐安稳、四者抱持出入恒使欢喜。以此四事长养其子令得成就。菩萨亦复如是，有四事育养众生：一者以正法洗浴心垢、二者以经法饮食使饱、三者禅定三昧随时兴立、四者以四恩饶益一切恒令欢喜。以此四事劝诲一切，长育众生使得至道。

(二)

世间有二知识，常与人为因缘，令人得大罪，亦令人得大福。何谓二知识？一者恶知识、二者善知识。譬如贼师造恶逆，杀害君父破乱天下，众生被毒殃无不加，与之从事令人得大罪。如释迦文菩萨发意求道救护众生，四等四恩接护一切，三界五道靡不蒙度也！所谓善知识与之从事，令人得大福。

(三)

昔南天竺有一国名私呵絜，处海渚之上，其城纵广八万余里。时他国有一老母名阿龙，遭难荒乱流离在此国，孤单无所归，依乞食生活，诣长者家欲求寄附。时长者妇见之，问讯老母，老母具自陈说穷厄之意。长者怆然愍之，语老母言：「可住我家耳，当相资给。」老母喜曰：「吾无以上报，当以小作使，所作众务不敢惮劳也！」便停止住。意有悲喜：「昔日供侍众僧随

意所设，今日忽尔穷厄，施心不达，内自感伤。」前礼道人问讯必讫：「不审僧朝中供未也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朝来入城乞食了无所得，是以便还所解耳！」老母即念：「欲得饭众僧，而自了无所有。」白诸道人：「我今入城视之，若得供办者，当还白之！若无者亦当使知消息。」于是众许可，各各解住树下。

于是老母还舍启长者妇，宜用数千钱：「今我虽在此作使，愿身自卖终身为婢，可立券要？」长者妇问曰：「卿在此仰我衣食，欸复用钱为？持作何等？」老母白言：「私宜急用，不可得说。」于是长者妇以钱与之，语言：「为持去用，若有时自可还，我以券何为？」老母得钱，诣其左右先素知识者，具以情告之：「以钱人人付，使为供六十家。」须臾已办，赍诣道人。「本谓无实定，至城乃尔。」皆怪其精进，出于不意，而问老母：「居止何处？吾朝分卫无里不遍，何以都不相值见耶？」老母具自陈说本末：「我是某国中人也，家先奉佛供养众僧。值世荒乱流离至此，室家荡尽一身孤独，依附此国大长者家，给其使令，仰其衣食，空身寄命了无一钱。向见道人悲喜交集，心有所怀，悲愿不果。白夫人：『以身自卖，求索少少，欲饭众僧。』慈惠见愍，微诚得遂耳！」道人叹曰：「真可谓尽信施矣！」皆相谓曰：「吾等亦为五阴之身行求分卫，今日之食便为噉人肉也，宜各建意以报施功。」众人齐心立八惟务禅，精盈感通即获超定，神足威灵振动境界，树木曲躬有似跪拜。道人见证，赞叙施主。

国王惊肃怪其所以，召诸群臣共议：「原其感瑞，何缘致兹？」臣下四出观察其所由，见城门外道人群集，施者济济，其共相庆赖。即入白，王曰：「正是所为，速请呼来！」臣下还宣王命。老母怖悸惧有非祸，报答臣曰：「吾身系属长者妇，不得自由。」臣还白此意，王曰：「并请命来。」于是长者妇闻王勅命，即与老母诣王所。王问其意，老母具以本末白王言。王曰：「吾为国主富有自在，然不知恭敬三尊供养道士，如此老母致感若斯！」王曰：「此母则吾师。」迎着宫内，香汤洗浴坐于师位。宫人、嫔女合二万人，王身受戒为优婆塞；老人、嫔女为优婆夷。国人一切普发道意。

（四）

昔道人于山中学道。山中多有蝮蛇，道人畏之，便依一树下，高布床褥坐禅念定；而但苦睡，不能自制。天人则于空中笑，觉之，遂睡，不解天人因作方便，欲恐令不睡极。夜，天人言：「咄咄道人，毒蛇来矣！」道人大怖，

便然灯火，遍求之不见。天人数数不止，道人乃更恚曰：「天人何以犯两舌？都不见物，云何为言言毒蛇？」天人语道人：「何不自观内毒蛇？身中有四蛇不除，如何更从外求之乎？」道人闻天人语，即自思惟：「观身历藏，乃知四大为五阴六衰所沉没，无数劫来至今未脱。」即解四谛苦空非身。天未晓，漏尽意解，六通具足，得罗汉。

(五)

昔有阿育王，于境内立千二百塔寺，后得病大困。有一沙门往省王，王与相见，悲不能自胜。道人曰：「王前后所作功德不可计数，当开大意，莫有恨也！」王言：「正使死至不能有恨也。所以悲者，前为千二百寺，各织作金缕幡盖千二百枚，欲自悬幡散华，于诸寺物始得办，而得重病，恐不卒本愿，故自悲耳！」道人语王：「好！」叉手一心，令王悉见一界中塔。道人即现神足，应时千二百塔皆在王前。见大欢喜，病实时差，取金幡金华悬诸刹上，塔寺低仰皆就王手。王得本愿身复病愈，即发大意，延二十五年，遂作功德速得不退转。

(六)

昔有阿育王，拜为政位，二十八万里尽属之，陆地龙、闾叉等亦奉献臣使，无不伏者。唯有一龙王，北界所止之，池广三百余里，得佛一分舍利昼夜供养，独不降首于阿育王。王即举四种兵到其池上，龙不出应。龙有威神，王亦不能得前。如是三往，不能得龙。「所以威神并者，福胜我故也！吾今当大作功德供养三尊，以往取必得不疑也！」于是修立塔寺、广请众僧，数数不息。欲自试功德，便作一金龙，作一王身，著称两头称其轻重，作功德并称二像，龙重王轻；后复称之轻重衡平；复作功德，后王称日重、龙称日轻。王知功德日多，兴兵往讨，未至道半，龙王大小奉迎首伏，所得佛一分舍利者献阿育王，阿育王复兴塔寺广阐佛法。

(七)

昔佛般泥洹去百年后，有阿育王爱乐佛法，国中有二万比丘，王恒供养之。诸九十六种外道生嫉妬意，谋欲败佛法，自共聚会思惟方便。中有一人善于幻化，便语众人：「吾欲作幻，变恶鬼形索沙门，闻之必散亡。当知其不如，必来归吾等道矣！」异道所奉神，名摩夷首罗，一头四面八目八臂，诸鬼之最是可畏者。梵志即作是身，将诸丑鬼二百余头，洋洋行于国中，徐徐

稍前至王宫门。一国男女莫不怖惧，王出迎之见大恐鬼，稽首问曰：「不审大神何所勅欲？」鬼语王言：「吾欲噉人。」王言：「不可尔也！」鬼曰：「若王惜人民者，国中有无益王者付我噉之。」王言：「无有也！」鬼言：「诸沙门等，亦不田作、亦不军征、不臣属王，此则无益者，付吾噉之。」王心不乐，事不得已，便遣使诣祇桓，道其消息。

二万比丘中有最下沙弥，年十三岁名端正，白诸比丘：「我当行应焉！」即便听许之。沙弥出外语维那曰：「其有梵志堕祇桓中者，便共剃头，无令得脱。」便往其所，语鬼神曰：「知汝来欲噉吾等，吾等是僧中最小，故来先相差次，其余比丘安次当来。」沙弥复言：「吾旦来未得食，卿等饭我令得一饱，乃却噉我。」鬼神与之。时从鬼梵志亦有二万余人，王作大厨，当与此等。沙弥便取二万人食，具皆着口中，神足飞着祇桓。故未饱，复取二万梵志吞之，亦以神足送着祇桓中。时作幻梵志走大怖惧，还复为人，稽首谢过，愿作弟子。诸比丘尽剃诸梵志头，为说经法，皆得罗汉。一国人民无不欢喜得福得度。王思惟言：「一小沙弥感动如是，况摩诃衍海何所不有者？我便发无上正真道意。」从是以来佛法兴盛，于今不灭。

(八)

昔有国王喜食人肉，勅厨士曰：「汝等夜行密采人来以供厨。」以此为常。臣下后咸知之，即共斥逐捐于界外，更求良贤以为国王。于是噉人王，十三年后身生两翅行噉人，无复远近，于山中向山树神请求祈福：「当取国王、五百人祠山树神，使我得复还国为王。」于是便飞行取之，得四百九十九人，之山谷以石密口。时国王将诸后宫诣浴池戏，始出宫门逢一道人，说偈求乞，王即许之，还宫当赐金银。时王入池当欲澡洗，噉人王空中飞来，抱王得去还于山中。国王见噉人王，不恐不怖颜色如故。噉人王曰：「吾本捕取五百人当持祠天，已有四百九十九人，今复得卿一人，数已满，杀以祠天。汝知是，何以不恐惧乎？」国王对曰：「人生有死、物成有败、合会有离，对来分之，不敢愁也！旦出宫时，道逢道士为吾说偈，即许施物，今未得与，以是为恨耳！今王弘慈宽恕，假数日中布施讫还，不违要誓也！」即听令去，而告之曰：「与汝七日期，若不还者，吾往取汝亦无难也！」

王即还宫都中，内外莫不欢喜，即开库藏布施远近，拜太子为王，慰劳百姓辞决而去。噉人王遥见其来念曰：「此得无异人乎？从死得生而故来还。」即问曰：「身命世人所重爱者也，而卿舍命所信，世之难有，不审何守志

趣？愿说其意。」即曰：「吾之慈施至诚信盟，当得阿惟三佛度十方。」彼王曰：「求佛之义其事云何？」便为广说五戒、十善、四等、六度。心开坦然，从受五戒为清信士，放四百九十九人，各各令还国。诸王追是后王共至其国，感其信誓蒙得济命，各不肯还于本国，遂便住止此国。于此国王，各为立第一舍，雕文刻镂光饰严整，法国王饮食服御，与王无异。四方来人问言：「何以有此如王舍，遍一國中？」众人答曰：「皆是诸王舍也！」名遂远布。从此以来号言王舍城。佛得道已自说本末：「立信王者我身是也，噉人王者殃崛摩是，还王舍说法所度无量，皆是宿命作王时因缘人也！」佛说是时，无不欢喜，得福得度，不可譬计。

（九）

昔雪山有白象王，身有六牙，生二万象。象王有二夫人，一人年长、一人年少，每出游戏时夫人挟左右。时王出戏，道过一大树，树花茂好，欲取二夫人身上以为光饰。鼻绞树而摇遣之，风吹树花独落大夫人上，小夫人在下风不得华，谓王为有偏意，内生毒心。后王池中生一金色千叶莲花，小象见之取持上王，王得以与大夫人使着头上；小夫人遂益妬忿，念欲害王。雪山中多有道士，于是小夫人采取美果每供养百辟支佛，以后山上临一峻处而自誓愿：「持是前后施辟支佛福报生于人中，有豪势、自识宿命，害杀此象王。」即便放身自投山下而死。

神来生人间，为长者女，明慧远识端正无比。其女长大，国王聘为夫人，爱重之。夫人念言：「今真得报宿怨矣！」便以梔子黄面委卧称病。王入问之，答曰：「夜梦见象，头有六牙，欲得其牙持作钗耳。王若不得此象牙者，病日笃矣！」王素重之不敢违意，即召国中诸射猎者得数百人，而告之言：「汝等山中颇见有白象身有六牙者不？」皆言：「未曾见也！」王意不乐。使夫人呼猎者共道此意。夫人言：「此间近处实无此象，汝众中谁有能耐苦大胆者乎？」有一人长跪曰：「我最可矣！」于是夫人与万两金、与其铁钩斧凿及法衣一具，告之：「汝径诣雪山中，道当有大树，左右有蟒，身长数百丈不可得近，斧凿穿树从中过去。前行当见大水，有树木临水上，取铁钩钩上树，寻枝进而前度至象所住。视其常可顿止处，当下作深坑薄覆其上，在中伺象来时，以箭射之。即着袈裟如沙门法，象奉三尊终不害汝。」猎者受教即涉道去，七年七月七日到象所止处，作坑入其中。须臾象王还，猎者以毒箭射之，象被此箭不从远来，便以鼻捞其边地，见坑中人，即问：「何人？」其人大怖惧自首言：「我是应募人。」象王即知是夫人所为，自

截其牙用与猎者。语人言：「汝还去，诸象见汝即当害卿，教却行去，群象必当寻迹追汝。」象王以威神将护，七日之中得出部界，还至本国以象牙与夫人。夫人得之反复视之，且喜且悔，未几吐血死近。

释迦文佛在世时，天、龙、鬼神、四辈弟子大会说法，坐中有大比丘尼，遥瞻视佛便大声笑，须臾复举声哭，众坐中无不怪者。阿难问佛：「云何此比丘尼得阿罗汉，何因且悲且喜不能自胜？愿闻其事。」佛告阿难：「尔时白象王者我身是，夫人者今瞿夷是，小夫人者今比丘尼是，以得神通识往昔事，所以悲者，不事心所喜，笑者，贼害善人更从得道。」众会闻，皆念曰：「与世尊作恶因缘犹尚得度，况有道德之因缘乎！」一切众会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愿及十方广度一切。

(一〇)

昔佛诣佻国受须竭请，其国近海，龙兴云雨，佛恐漂没人民，受饮食已，引众诣阿耨达池。佛会毕，众坐已定，告：「舍利弗不在会中。」天帝念曰：「佛左右常得神足智慧，益佛光辉。」佛知其所念，告目捷连：「汝往呼舍利弗来。」目连作礼而往。舍利弗补护法衣，目连曰：「佛在阿耨达池天大会，佛使我来相呼，愿以时去。」舍利弗言：「须我衣竟。」目连答曰：「不时去者，吾当神足取卿及山石室置右掌中，持诣佛所。」舍利弗便解腰带着地，语目连曰：「汝能令带离于地者，我身乃可举。」目连即举之，地能为振动，带不可举。目连以神足还佛所，舍利弗先坐佛边，目连乃知神足之力不如智慧之力也。

时坐中有一比丘，耳中有须曼花，众坐皆疑：「比丘之法离于花饰，而此比丘着花何谓？」天帝即白佛言：「不审比丘何以着花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遣耳中花。」比丘受教即手挽去其花；续复如故，如是取去，其处故有。佛语比丘：「以神足去之。」即以三昧力作数千万手，虚空中取耳中花，花故不尽。众坐乃知是道德因缘，非暂着花也。天帝白佛：「愿说本末，使众会疑解。」

佛告天帝：「昔惟卫佛时从来九十一劫。时佛大会说法，有一醉客在会中听，闻经欢喜，耳上着花取散佛上，作礼而去。命终之后，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，不复更三恶道。欲知彼时人者，今此比丘是也，散一花福至今得道，故未尽也。」天帝白佛言：「往日醉客不受戒，亦不行六波罗蜜，一散

花福乃九十一劫于今不尽，何况多作者！」佛告天帝：「当知萨芸若饶益一切如是。」一切众会闻说如是，大欢喜，普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(一一)

昔佛始得道，教化天下莫不承动，唯舍卫国王不时信解。佛之精舍与王园观隔壁相近，皆临江水，精舍中有沙弥，有三百余人，每给三尊使令。时维那使诸沙弥，各持瓶于江上取水。诸沙弥至江岸，便脱袈裟作屋戏。时王波斯匿夫人在楼观上坐，遥见沙弥等共戏如是，即谓夫人：「我之不信瞿昙，良以为是。瞿昙之等，自称清净无有阴盖，彼今戏乐与我无异，那得言真？」夫人答王：「譬如海中龙蛇，摩诃衍法亦复如是！有得道者、有未得道者，不可一论也！」夫人语未竟，诸沙弥等着衣服，各各取水正往向精舍所在，以神足挑三百瓶着虚空中，各各飞逐皆入精舍。夫人便指大王所言：「王意未尽者，今现神足何如也！」王见大欢喜，即下观，与群臣百官共诣佛所，稽首作礼归命悔过。佛为说法，王及夫人一切众会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(一二)

昔舍卫国梵志、长者出城游戏，展转到祇桓边。佛知其人有多功德可度，佛即出坐一树下，放大光明照祇桓界，树木土石皆作金色。梵志见光，问从者曰：「此为何光乎？」从者答曰：「不知。」长者曰：「非是日光耶？」从人言：「日者光热，此光寒凉和调，非日光矣！」长者复问曰：「得无火光乎？」从人曰：「非火光，火者动摇不定，此光泽然，不像火光也！」从人思惟知之，语长者：「此是沙门瞿昙道德之光！」长者即曰：「勿说此！吾不喜瞿昙，速回车还。」佛便作变化，三面皆自然有大涧，所向不得过，唯于佛前有道径。从人白言：「瞿昙边有道过矣！事不得已。」如前，遥见如来，即以扇覆面；佛复以威神，使内外彻举目，故与佛相见。觉悟，下车，稽首作礼。佛与说法，便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寻得不退转。背佛去者尚得道慧，何况信向者哉。

(一三)

昔波罗奈国有大力士八人，一人当六十象力。中有一人，独多权奇兵法，六十四变文武皆具，以是自恃无所畏难。佛观其人，必堕恶道中，往到其所欲度脱之。守门人白：「瞿昙在外，来欲相见。」力士闻之，语左右言：「瞿昙所在智，岂能胜我？不如我也！」语守门者：「发遣令去，不能见之！」

佛三诣门不见。佛于是化作年少力士来角倚，门人入白，力士问曰：「得无是国中八人耶？」门人答言：「年少耳！未曾见也！」力士出外相见，将诣戏场，轻其年少便欲扑杀之，语年少曰：「强来前，当共手搏。」二人俱前，当欲合之间，佛以神足举着空中去地十余丈，下向视地但见火刃，都失贡高瞋恚之意，但恐畏死，遥于空中言归命下方。力士乞得全命，佛便着地还见佛身。力士知是佛，稽首作礼：「我当知佛神足力如是，不敢僬慢乃至于今也。愿见原恕，以灭重殃。」佛即受之，为说深法。便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即得阿惟越致。佛之权道所度如是。

（一四）

昔罗阅祇国有婆罗门子，独与母居，年少长大自问其母：「我父何所奉事？欲习其踪。」母语子言：「汝父在时，一日三反入水自洗浴。」子言：「父作是，何所希望乎？」母言：「恒水遣垢，可得神通矣！」子曰：「不然。」母谓子：「汝宁有异见乎？」子言：「若其然者，水北居民日驱牛南渡放，日再洗浴，何不得道？且水中有鱼鳖之属在水活，何以复不得道耶？」母言：「汝意云何？」子言：「唯有如来八解之池三昧之水，浴此乃无为耳！」因报母言，当诣佛所求沐神化。于是母子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子作沙门得罗汉道，还为母说法，复得须陀洹道。

杂譬喻经卷上

杂譬喻经卷下

失译人名附后汉录

（一五）

昔罽宾国中有一比丘，广训门徒数百余人，中有得四禅者、得五通者、得须陀洹者、得阿罗汉者。时有安息人到罽宾国，见比丘教化如是，有信乐心，为作弟子。未久之间成五通行，便现神足于众人前。师告之曰：「汝虽得五通，意结未解，莫现神足以自贡高也！」便心恚师，谓师妬奇，自念曰：「当还生地现道德耳！」即飞到本国，诣安息王殿前，现神足飞来。王为作礼而问：「道人是何国人？」比丘言：「我王国人，诣罽宾国学道，今所以

还，欲福土地报所生恩。」王大欢喜即长跪白：「愿道人自从今日常住我宫中，受我供养。」比丘即可之。王手自供养，或使夫人及嫖女来，比丘便有欲意向青衣，诸臣下知之，以白于王，王逆呵之；王所以不信者，本见其飞来故也。未久之间青衣腹大，诸臣复启王，王以夫人为验，乃知其实，即夺法衣，遣使令去出宫，以是道人故不加楚毒。比丘出外行作劫人贼，无当前者，王不知是前比丘也，谓：「募雄士使人生捕。」将来，定是前比丘，王问曰：「汝前犯欲谓为误耳，云何复劫人乎？」比丘叩头曰：「穷，无复余计故也！」王曰：「我本见汝神足飞来，故不忍加于汝毒。复赦汝，勿复犯我界中。」解放令去。比丘念曰：「如行客作，求生活也！」即自衒。有屠家顾使搥牛刺羊，事事皆为，后使打骨，迸挑中面坏其眼根，无所复见，不复中使，主人遣令其去。于是持一破杆，顺巷行乞遂成贱人。

比丘更变其间数年，师以道眼观察，欲知所在，见比丘如此在安息市乞。时门徒中但学五通不求断苦者五百余人，师告之曰：「汝等速严，今当共行省往日安息弟子。」弟子皆喜曰：「彼道德必大茂盛。」师乃自屈往省，皆承神足须臾以到住于其前。师呼其名，即答师声言：「和上来耶！」师言：「尔故来相省。」师问曰：「何缘乃尔？」弟子具陈本末，辩说所犯意。师语诸弟子：「得五通，非坚固道也，不可恃怙矣！」师说是时，五百弟子皆得六通成应真道，彼一弟子惭愧无辞，师徒一切更还本所。

(一六)

昔有一国丰熟饶人，他国欲来取之，即兴兵往。国中已知便大发兵，十五以上六十已下尽当征行。时有一人为织[迭*毛](音牒)公，年向六十，其妇端正常轻慢夫主，智每敬难丈夫事之，智语妇言：「今应行，被勅自具兵仗及资粮器物。愿时发遣。」妇与夫一五升器以用盛粮，织[迭*毛]杼木一枚长丈一尺。妇言：「汝持是行鬪，无有余物也，设令破是器、失是杼木，不复共汝作居家。」夫便辞去，不念当为军所伤害，但畏二物差错失于妇矣！道逢彼兵共鬪，军不如即退，[迭*毛]上二物差错则失妇意，众人皆走，便举执杼着头上向贼而独住。彼军见之，谓呼：「勇猛！」不敢复进却退。于是国军更得整阵，并力进战即大得胜；彼军不如，死散略尽。王大欢喜当赏有功，众人白王：「织[迭*毛]者应与上功。」王因呼见，问其意故：「汝何缘独得却大军乎？」对曰：「实非武士，家妇见给从军二物，设当失此二物者，妇则委去不成家居，是以分死欲成二物，因之却军，实非勇健所致也！」王谓诸臣：「此人本虽畏妇，要济国难，当与上功，即拜为臣，赐其宝货宅舍嫖

女，其次于王，子孙承福世世相系。」此世间示现因缘所得。佛借以为喻，妇与夫五升器丈一尺杼木者，譬佛授弟子五戒十善也！属夫言坚守二物不毁失者可得与吾共居也，此谓持法死死不犯者则得与佛俱升道堂矣！既当得却军复见封赏者，譬守戒人现世怨家横对为之消灭，后世受福天堂自然者矣！

(一七)

昔舍卫城中有豪贵梵志，财富无数聪识明慧，然堕邪见不信善，谓呼：「无益！」时舍利弗以道眼见，念是长者宿有大福得为豪富，念食故不复造新必还三涂，当往度之。便现神足当其坐前持钵而住。时梵志方坐饮食，见舍利弗甚大瞋恚，即推门家挝打与手已还坐食，亦不请坐亦不遣去，食竟洗手漱口，含一口水吐着舍利弗钵中言：「持是去，相施是。」舍利弗言：「使汝长夜受福无量。」即还去。长者惶，恐行诉言，使人寻之。舍利弗径还精舍，以水和泥，泥佛所经行处，白佛言：「彼慳贪见施一口水，今用泥佛经行处，愿佛经行其上，使彼长夜受福无量。」佛即为经行三昧。长者所遣伺候者，具见如是，还白长者：「佛所弃轮王位，行作沙门，持钵求食，非有贪求也！欲度众生故耳！」具以本末说之。长者大悔有不事心，举家大小尽诣佛所忏悔谢过：「愚痴无状，愿恕重殃。」佛为受自归，为其说法，疑解结除得不退转。

(一八)

昔波利弗国比于余国，最丰炽盛，真人神人下至不肖九品皆具道德，仙经及流俗书亦复具足，金银谷帛无物不有，佛每称之为闻物国。时诸外道九十六种，咸共议曰：「佛说国无不有，当共往求国所无者，因此折之，令不至诚，然后吾等必得敬事。」梵志议曰：「未闻此国有罗刹鬼，当故求之必不可得，此显佛证道不政矣！」遍循行市里求欲买鬼皆无有，梵志喜曰：「谓以得策」。天帝知之梵志谋计，即便来下化作贾人，坐于肆上有如卖物。梵志循肆次到其前，问：「有鬼卖不？」天帝言：「有，欲得几头？」梵志相谓：「此虚言耳，所从得鬼卖而言几头乎？」梵志等曰：「欲得数头。」天帝便开肆门，恶鬼忽有数十头，梵志见之甚大怖惶，各各心念知佛至诚，皆诣佛自归言：「波利国虽众物普有，其空手往者一物叵得，持财货买无物不得。」借以为喻，此是世间视现，譬萨芸若城其中无所不有，四等、六度、三十七品，声闻、辟支上至如来，若有人不修德行，于萨芸若中望有所获，不可得也！若奉圣教捡身口意，譬如有货，无愿不果矣！

(一九)

昔天竺国有松寺，中有四道人皆是六通。国中有四居士，各请一道人长供养之。四道人各行教化，一人至天帝释所；一人至海龙王所；一人至金翅鸟所；一人至人王所。于是四道人所受供养，钵中之余还分檀越食之，百味具足所未曾见，各问道人：「所从得此？」道人即为各说本末。于是四居士各发一愿。一人言：「愿生天帝释宫。」一人欲生海中作龙；一人欲生金翅鸟中；一人欲生人王中作子。寿尽皆得往生为四神王。同时有念，欲八关斋，遍观静处，唯摩竭王后园寂寞，皆到园中各坐树下，慈心奉斋行六思念意，一日一夜。明旦事讫乃相就语，摩竭王曰：「卿等何人也？」一人言：「我是天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龙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金翅鸟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人王。」四人相本末已皆大欢喜。天王便言：「吾等俱斋，谁得福多者？」人王言曰：「吾之欲近在园外，音乐之响乃彻闻此，能于中专心，吾福第一。」天王曰：「吾之天上七宝宫殿，玉女众妓衣食自然，不复想念，远来全斋福应第一。」金翅王言：「吾之所好唯食龙为美甚于五乐，今共一处无有恶念大如毛发，吾福第一。」龙王曰：「吾之等类是金翅粮供也，常恐见食畏怖藏窟，今在一处分死全斋，吾福第一。」摩竭王曰：「吾有智臣名披陀类，吾当请之使令决义。」即召已到具语其意，披陀类便取青黄白黑四种之缯悬着空中，问于四王：「四色在空，各自异不？」四王曰：「异色灼然矣！」臣曰：「缯影在地为异无？」答曰：「不异也！」臣言：「今四种受形各异，譬如缯色质不同也，今之法斋志趣一味，譬如地影无若干也。今四尊王发大道意精进慈斋，得佛之时相亦一等无若干像。」四王欢喜，即得道眼。

(二〇)

昔有富迦罗越有两子，父得病临困，嘱大儿曰：「汝弟幼小未有所知，今以累汝善营济之，勿使饥寒。」父子悲诀于是遂亡。后时妇语其夫曰：「君弟小长当饶君家，所有之物皆当分之，曼其未大何不除遣？」兄始不肯，数语不已兄便随之。将弟出城诣深冢间，缚着栢树不忍手杀，欲使虎狼恶鬼害之。语弟曰：「汝数犯我，使汝在此宿昔思过，明日当相迎。」便舍之去。须臾日暮，鷄鵙狐狸所在鸣呼，弟大怖惶无所归告，即仰天叹息曰：「三界之中宁有慈仁受自归乎？今日困厄怀怖无量。」于是如来覩彼求救，正坐三昧放大光明，名曰除冥，照冢间，实时大明。次放一光明曰解缚，光至儿所缚即缓身不复痛。次放一光名曰饱满一切，儿见光明即不复饥。于是如来寻

光诣彼，使手自解缚而告之曰：「欲何所趣乎？」儿白言：「愿我作佛，脱一切厄如佛今日。」即发无上正真道意。佛为说法若干正要，逮得不起法忍。白佛言：「我兄虽有恶念违孝害我，因此得见佛断生死苦，欲往报恩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宜知是时。」便以神足飞往兄家。兄妇见之惭惧无颜，即语兄曰：「虽用恶妻子之言缚我着冢间，因缘是事今日得道，皆兄恩也！」为兄嫂说法，便得须陀洹。

（二一）

昔佛在天王释，数下供养三尊，唯摩诃迦叶独不肯受。何以故？本愿但欲度贫穷人故。于是天帝作权方便，夫人俱下作贫家公姬，弊草屋下。时摩诃迦叶入城分卫，天帝公姬迎为作礼，自说：「寒贫，愿受麤食。」迦叶可之。反迦叶钵盛满甘露，使形色麤恶，其实而百味。方举宫香甘非常，即三昧观乃知天帝。迦叶言：「卿之福祚巍巍乃尔，何以故不厌足耶？」天帝报言：「三尊福报甚丰无量，是以智者未常厌足也！」

（二二）

昔外国有一松寺，中恒有众僧百余人共于中止学。有一优婆夷，精进明经，去寺不远，日饭一沙门，众僧自相差次，从头至竟，周而复始。其有往者，优婆夷辄从问经义，自隐学浅者每不喜往。有一沙门摩诃卢，晚作沙门一无所知，次应往食，行道迟迟却不时至。优婆夷逢见之，言：「此长宿年老，行步庠序。」谓是大智慧，益用欢喜，与作好食。毕施高座欲令说法，道人上座实无所知，自陈体中言：「人愚无知实苦。」优婆夷闻是便思惟之：「愚无所知，则是十二因缘本。是生死不绝，致诸苦恼，是故言甚苦。」思惟反复即得须陀洹道，便起开藏室，欲取[迭*毛]布施道人；道人便下座舍去，还于精舍。优婆夷出，不知道人处为所在，门中望亦复不见，真谓为得道神足飞去也。优婆夷便持白[迭*毛]衣诣精舍求道人，道人恐追呼，入房闭户藏，其师以得六通见有追者，谓有所犯。即定意观，知优婆夷得须陀洹道，呼摩诃卢令出受施。师为说本末，摩诃卢欢喜，亦得须陀洹道。

（二三）

昔有老母唯有一子，得病命终，载着冢间停尸哀戚不能自胜，念曰：「正有一子当以备老，而舍我死，吾用活为？」遂不复归，便欲并命一处，不饭不食已四五日。佛以知见，将五百比丘诣冢间。老母遥见佛来，威神之光奕

突，寤醉醒，前趣佛作礼却住。佛告母：「何为冢间耶？」白言：「世尊！唯有一子舍我终亡，爱之情切，欲共死在一处。」佛告老母：「欲令子活不耶？」母喜：「实尔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索好香火来，吾当祝愿，令子更生。」重告老母：「宜得不死家火。」于是老母便行索火，见人先问：「汝家前后颇有死者未？」答曰：「言先祖以来皆死过去。」所问之家辞皆如是，以经数十家不敢取火，便还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遍行求火，无有不死家，是以空还。」佛告老母：「天地开辟以来，无生不终之者，生者求活亦复可熹，母何迷索随子死？」意便解寤，识无常理。佛因为广说法要，老母即得须陀洹道；冢间观者无数千人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（二四）

昔王舍城中人民多丰饶，九品异居不相杂错，别有一亿里，有一亿财者，便入中。时有居士，规欲居中，便行治生，苦身节用广诸方计，数十年中九十万数未满足一亿，得病甚笃自知不济。有一子年七八岁，嘱语其妻曰：「吾子小大，付与财物令广治生，使足满一亿，必居其中，全吾生存之愿矣！」言竟终亡。丧送事毕，将子入，示其宝物：「父有遗教，须汝长大具一十万足满一亿，居亿里中。」子报母言：「何必须大？便可付我早共居之。」母即付之。于是童子以财物珍宝，供养三尊施与贫乏者，半年之中财物尽了。其母愁恼，怪子所作。童子未几身得重病，遂便丧亡。其母既失物，子又幼丧，忧愁忆之。中有最富者，八十居而无子姓，于是童子往生其家，为第一妇作子。满十月生，端正聪明自识宿命，母自抱乳确不肯食，青衣抱养亦复如是。儿前母闻生子如是，偶往看。见爱之，即抱鸣嘍，开口求食。长者大喜，重雇其价使养护子。长者便与夫人议曰：「吾少子性，他人抱养不肯饮食，此妇抱撮儿辄欢喜，吾今欲往迎取以为小妻，令养视吾子，为可尔不？」夫人听之，便以礼娉迎来，别作屋宅分财给与无所乏短。儿便语母：「为相识不？」母大怖慄而言：「不相识。」儿白母言：「我是母之前子，取母九十万分用布施，今共来作八十亿主，不劳力而食福，为何如耶！」母闻是言，且悲且喜。其儿长大，化一亿里为摩诃衍道。故谓：「正便亿千出之，一邑里能为室舍，安诸施以道，菩萨所入如是」。

（二五）

昔外国有人，多种白[迭*毛]草，若过时不取，失色不好。至时大雇客，晨夜兼功略不得息，主人以作人勤苦，大为作好肉羹故饭。时羹欲熟香气四闻，

有一老鷄当其上飞，爪攫糞正墮着羹中，厨士见之，即欲断取，即消散尽。厨人念曰：「欲更作羹，时节已晚；欲持食人中有不净。计此少糞不足败味，可食人，但自当不噉耳。」客皆来坐饭斟羹，客作既厨且饥，食之其羹，客呼厨士人，取好肉以噉之。厨士知不净，恐失人意，强咽吞之，不以为味也。佛借以为喻，三界众生脱美色欲，莫覩不净，展转惑沈，犹于饥夫食美羹者，菩萨大士入生死教现受色，具了不净不甘不乐，若厨士强食其肉吞而咽之，不味者矣！

(二六)

昔者阿难入城分卫，时盪道家女，出行汲水，见阿难端正有欲意向，还语母言：「外有瞿昙弟子，为我致之。」母便召所奉鬼使惑，阿难不觉忽到其家。时盪道母语阿难曰：「今以女相施，不复得去也。」阿难报：「我不随其语。」**盪**母作一火坑谓阿难言：「宁就火焚？宁就我女？」阿难恐怖一心，佛即伸手遥摩阿难头，盪道家鬼见佛手在空中来，威神无量，皆奔波走，过拨盪母着火坑中，身体焦烂，既且然得济。阿难实时得还佛所。后时盪道母还召鬼神而责数：「汝等不能转瞿昙弟子使惑，何因推我着火坑中？」鬼神答曰：「吾昔与波旬合八十亿众，诣贝多罗树欲坏菩萨，菩萨以手指地，其手纤长合鞞，掌内外握千辐轮，威神无量，八十亿众皆颠倒堕不得复形，今复申来趣，吾等实恐怖，是以散走不当住也。我等鬼神自常仪，若行中人，不中便自害想。亦久知，何所责吾？」盪道母乃知佛为尊，即三自归，得须陀洹道。

(二七)

昔者海边有树木，数十里中有猕猴五百余头。时海水上有聚沫，高数十丈像如雪山，随潮而来住于岸边。诸猕猴见，自相与语：「吾等上是山头，东西游戏不亦乐乎！」时一猕猴便上头径下没水底，众猕猴见，怪久不出，谓沫山中快乐无极，是以不来。皆竞踊跳入沫聚中，一时溺死。佛借以为喻：「海者谓生死海也，沫山者五阴身也，猕猴者人识神也，不知五阴无所有，爱欲痴着，从是没生死海莫有出期。」故维摩诘言：「是身如聚沫，澡浴强忍。」

(二八)

昔长者须达七贫，后贫最剧乃无一钱，后粪壤中得一木斗，其实栴檀，出市卖之，得米四斗，语妇曰：「并炊一斗，吾当索菜茹还。」时佛念曰：「当度须达令福更生。」炊米方熟，舍利弗往，妇见欢喜，一斗米饭悉投着钵中。更炊一斗方熟，目连复往，亦欢喜与之。复炊一斗，迦叶复往，亦复与之。适有一斗寻复炊熟，如来自往，妇自念言：「间日乏粮莫有降者，今有是米，如来躬顾，得无罪毕，福将欲生者哉！」一斗米饭尽施如来。佛口呪：「愿罪灭福生，从今日始。」须达寻归，妇恐其恚便问曰：「如今佛来，及舍利弗、目连、迦叶尽来求食，家中所有米当与不耶？」答曰：「当与，福田难遭，若来求者是为值遇。」妇言：「向四斗米，吾尽用矣！」夫大欢喜，余有饭汁公姬共饮之。须臾徜徉诸室珍宝食谷疋帛自然实满，如往时当富也。须达踊跃，知佛愍念，更请佛及僧供养尽空，佛为说法皆得道迹。

（二九）

昔有长者子，新迎妇，甚相爱敬。夫语妇言：「卿入厨中取蒲桃酒来共饮之。」妇往开瓮，自见身影在此瓮中，谓更有女人，大恚。还语夫言：「汝自有妇藏着瓮中，复迎我为？」夫自得入厨视之，开瓮见己身影，逆恚其妇，谓藏男子。二人更相忿恚，各自呼实。有一梵志与此长者子素情亲厚，遇与相，见夫妇鬪，问其所由。复往视之，亦见身影，恚恨长者：「自有亲厚藏瓮中，而阳共鬪乎？」即便舍去。复有一比丘尼，长者所奉，闻其所诤如是，便往视，瓮中有比丘尼，亦恚舍去。须臾有道人亦往视之，知为是影耳，喟然叹曰：「世人愚惑，以空为实也！」呼妇共入视之。道人曰：「吾当为汝出瓮中人。」取一大石打坏瓮，酒尽，了无所有。二人意解，知定身影，各怀惭愧。比丘为说诸要法言，夫妇共得阿惟越致。佛以为喻：「见影鬪者，譬三界人，不识五阴·四大·苦·空·身三毒，生死不绝」。佛说是时，无数千人皆得无身之决也。

（三〇）

佛在世时有大富家，食口六人，奴婢金银珍宝不可称数。佛与阿难街里分卫，过宿因缘家。佛到其门，父母、儿子、妻妇、孙息，踊跃欢喜请佛入坐。室中但氍毹，布施食器皆以金银琉璃。阿难长跪白佛：「此人本有何功德自致大富？」佛语阿难：「此人上世时，值饥饿之世，家中贫穷，草木枯旱唯诣水遍采取用系命，作羹适熟，外有道人分卫，出见沙门，父母便言：

『以我分与之。』儿子、孙息各自以分让父母令食。六人一时发意各一日食，唯恨家莫无以上道人者。缘此之福，得生天上人中，常得安隐丰饶财物，以其发心同等故，世世共作因缘，今重相值，父母儿子大小一时悉受五戒，命终即生天上受福无量。」

(三一)

昔者有三人各尔贫穷，但行卖樵为业。时四月八日，众比丘于寺中灌像佛，释迦文佛时亦在其中作维那。三人过寺前，闻今日灌像，便入视之。三人各共发意，等持一钱着像前，各祈心愿。一人言：「使我后世饶财宝，莫复令值此贫，命终得在大富家生。唯有一子，年过长大作佛弟子，常生天上人中。」一人言：「使我知作师主，治一切人病，使我大得物，命尽生耆域家，晓知医方，治病莫不愈者，亦复生天上人中恒大富乐。」一人言：「使我后世长寿莫令短命，后生二十四天上寿六十劫。」佛言，尔三人各有一愿，世世得福无量，今此三人皆为我作弟子，得阿罗汉道。

(三二)

世间人入海采宝有七难：一者四面大风同时起，吹船令颠倒；二者船中欲坏而漏；三者人欲堕水死乃得上岸；四者二龙上岸欲噉之；五者得平地，三毒蛇逐欲噉；六者地有热沙，走行其上烂人脚；七者仰视不见、日月常冥，不知东西。甚大难也。佛告诸弟子：「若曹亦有此七事：一者四面大风起，谓生老病死；二者六情所受无限，譬船漏；三者堕水欲死，谓为魔所得；四者二龙上岸噉者，谓日月食命；五者平地三毒蛇者，谓人身中三毒；六者热沙剥烂其脚，谓地狱中火；七者仰视不见日月者，谓受罪之处窈窈冥冥无有出期。」佛语诸弟子：「当识是言，莫与此会，勤行六事可得解脱。」

杂譬喻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5 杂譬喻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9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5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张墨昱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